箕子誌

三

箕子志卷之六

論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延平李氏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朱子言三仁曰覩鳳一羽知五色之備

又曰殷有三仁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

又曰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爲之當理亦可見知矣

或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朱子曰都自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

或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朱子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

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此也

朱子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各隨宅分上或去或奴或讓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方孝孺曰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亾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㓝其君者知

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

○九峯蔡氏曰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

朱子曰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朝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

或問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

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爲易地皆然或以爲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三仁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論語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

雙峯饒氏曰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意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

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不出我乃顛隮
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
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
時紂尚能容止因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
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仁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
爲而爲之也據史記殷記以爲箕子之奴在比
干旣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爲正
○或問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於三仁之
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
不可易處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亾不

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以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而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亘紂旣不改而言之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異吾言得

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因之偶不死耳紂因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自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異其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

亾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子而僅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害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避而出乃合於道又况我與比干旣留諫以事紂則存亾未可知萬一不死固罔爲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

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
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
人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
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朱子曰
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
○程子曰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
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爲
奴以免於害
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偶然不衝著紂之
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

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在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而心則定也

又曰文王箕子大槩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艱是他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

又曰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

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係在此因佯狂爲奴然
不須必死於事

或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朱子曰他已爲奴做人
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
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旣已爲囚奴則不
復可諫矣旣已爲囚奴如何更可以諫

雲峯胡氏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
明夷之時爲微子比干猶易爲箕子難微子已
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而不必復死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爻獨以箕子

言之也
○周公曰紂刳比干而囚箕子
龜山楊氏曰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士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
雲峯胡氏曰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疇聖賢之於患難自係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新安陳氏曰箕子自言我罔爲臣僕其後終不

臣周不負斯言矣

又曰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

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

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

有

廬陵曾氏曰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曰

朝周卽所謂於周爲客也

金華宋濂曰箕子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夷實存

先王之遺風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

言之也

○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

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

○樂毅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因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

司馬遷曰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曰今按箕子云爲象箸必爲玉盂則[illegible]者是樽也

韓嬰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鄧析曰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之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亾安危從此生矣

東方朔曰箕子被髮避濁世以全其身也

劉向曰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自是之後殷兼於周以其殺比干而失箕子也

王湘卿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箕子囚奴利且正也

梅福曰箕子佯狂於殷爲周陳洪範箕子非踈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

鄒陽曰令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

○揚雄曰三仁去而殷虛

班固曰三仁殊而一致

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罷皆其極也致極斯君

子之事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

方回曰殷有三仁或死或不死自靖自獻而已

李太白曰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亾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置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林之奇曰箕子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

○陳子經曰武王伐紂按微子箕子尚在猶足維係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絶無復可冀故伐之耳

顔師古曰武王初觀兵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還師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武王乃伐克之

陳霆曰武王伐紂之後箕子甘於郎夷夷齊耻於食粟是其劉殺之施於當時者有不忍焉故也

○陵稚隆曰史記欲哭欲泣二句太史公摹寫箕子心事

○蘓秦曰燕東有朝鮮

吳師道曰朝鮮箕子所封（戰國策）

裵矩温彦博曰遼東之地周爲太師之國

周得擧曰朝鮮在瀚海東北箕子之舊封也俗素知君臣上下之義

端木孝思曰朝鮮箕子舊封之地爲海外鄒魯之邦

柯維騏曰朝鮮乃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蚕作八條之教無門戸之閉而人不爲盜賊

○范曄曰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若箕子之省約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顔師古曰夫子欲乘桴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

陳仁子曰地無常利推移者天也粤自黃帝邑于涿鹿以來顓帝邑于龍城舜耕于歷山箕子過

國朝鮮王氣在東千五百年

○王敞曰朝鮮乃古箕子之後衣冠文物之制親疏貴賤之體燁然有諸夏之風

倪謙曰箕子施八條之教以治民逮今遺風尚存

王世貞曰東夷之人儼然陳聲詩而進者颯颯乎箕子之遺風

○張寧曰平壤城爲西京有箕子廟在文廟之左木主題曰朝鮮始祖箕子予始至將謁廟禮曹

正郎入請禮于語以躬子見師之儀
○治隱吉再曰心上尚記殷邦之甲子
又曰商淪喪罔爲僕歷歷五十八之誓謨班班
三百一之風雅
屛溪尹鳳九曰昔殷亾比干死微子去箕子則罔
爲臣僕而已其處義旣殊夫子并謂之三仁
遯齋朴光一問曰箕子之朝周一事不能無疑也
尤菴曰罔爲臣僕是箕子自家之言而朝周二
字是後人之所加當以箕子自家之言講究其
心可也

○農巖金昌協曰無偏無陂以下是歌詠之體古者以是播告下民以興起其善心者而箕子述之也詳下文皇極之敷言傳以爲上文敷衍之言者正指此一段而言蓋箕子旣述古之遺言而贊其妙也

○佔僤齋金宗直曰東方自箕子以來世爲文獻之邦

沙溪金長生曰昔我箕子傳洪範於武王設八條於吾東使彜倫禮法侔擬中華

又曰我東方自箕子以來仁義忠信禮樂衣冠

以君子之國見稱於中華

又曰我國偏蒙箕子之功德

九疇宋時烈曰我東本箕子之國箕子所行八條皆本於洪範則大法之行實與周家同時矣孔子之欲居亦豈以是也耶沙溪金先生嘗建白于朝欲尊崇箕子同於孔廟以報罔極之恩而以垂無窮之敎其意可謂深矣當時在廷諸賢皆放過而不能採施惜哉

○牧隱李穡曰西京爲國根柢控制西北人士樂業有箕子之風焉

桐溪鄭蘊曰惟我東方自殷太師設教蔚然有變夷之風焉

○退溪李滉曰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焉

尤菴宋時烈曰我東僻處夷服中至周武王時殷太師來爲君長八條是施是必宗其祖舜司徒之敬敷者繼作者無有聞焉

又曰天眷海隅箕子東來以洪範之道陳八條之教則夷變爲夏吾爲東周

又曰陳範敘疇以啓萬世道統之源

雲坪宋能相曰土城茅屋淸淨揖遜者檀君至德

可謂東表一唐堯治水經淦正名敷教者箕王

遺制無異神禹

○南溪朴世采曰平壤箕子之所治也勝國號稱

西京訖于我朝文教不替盖有學堂書院以專

於養士獨闕其所謂規制者人多病焉

守宗齋宋達洙曰西京即箕聖古都東方禮義之

教實基於此則東人之受賜可與天地之生成

同其功用也

○陽村權近曰九疇天人之學八條風俗之美基

我東方數千載禮義之化

勿齋孫舜孝曰東人至今囿於禮義之場者全是太師之教

○眉叟許穆曰箕子至朝鮮殷民從者五千餘人詩書禮樂巫醫卜筮百家技藝皆從之周武王因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始至言語不通譯而通其志重禮俗敬鬼神行八政之教相殺者償以命相傷者償以穀相盜者沒爲奴婢欲贖者人五十萬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黎民樂業民無盜門不夜扃行旅夜宿也

○錦溪黃俊良曰吾東方自殷太師受封洪範之教人始自得聞士讓女貞蔚有仁賢遺化故夫子有欲居之志華人詠禮義之詩吾道之東濬源於斯

黃山金道根曰鮮于氏得姓于我東者自殷太師始太師以臣僕罔爲之志抱宗國淪亾之慟白馬東來遂王朝鮮禮樂教化聲明文物上繼乎堯舜禹湯而燦然媲美于中華

○斗室沈象奎曰箕子旣爲武王陳洪範以傳道乃避地朝鮮教其民以禮義施八條之約衣冠

烝同中國自是朝鮮之俗崇信讓無淫溢同淫
薄夔魋結爲海外鄒魯之邦夫子欲浮海而居
之以其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
梅山洪直弼曰殷之三仁其行不同而同出於至
誠惻怛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改紂
行而皆可見至誠惻怛而箕子之至誠惻怛何
從而見之乎蓋箕子比干同一肝膽而箕子不
衝著紂怒故不被殺若更死諫無益徒使紂有
殺諫臣之名箕子所以處之也最難此所以佯
狂爲奴以受辱而不死也易特說箕子之明夷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蓋晦其明者特收歛其德以避禍耳若其本體之明則炳然不可得以滅息外晦而內愈明所以正其志爲箕子之貞也昔人以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三者贊太師之至德而罔僕于周遯世于吾東推道訓俗變夷爲華天荒始破人文漸闢靡吾父師終於被髮左衽已矣仁賢之化與天無極其所以尸祝而崇奉者當與孔子一體孔子之欲居九夷乘桴而浮海者以箕聖之邦也

○屯塢林宗七曰洪範蔡傳箕子陳範之後武王

封朝鮮而不臣余於此說尋常疑之盖微子以
商王之子受封于宋慈存宗祀不得巳也宗祀
旣存於微子則箕子決不可復受其封故遠去
中國東入朝鮮以鮮外國不曾服屬於中國也
且武王之訪箕子之陳以道者天下之公故武
以公訪箕以公陳彼此無嫌焉豈可以此爲受
封封之之證乎嘗以是語於從遊者惟玄大哉
必昌所論與余合今見讀書隨記論此甚力謂
蔡氏因史遷之失不能細勘矣曰旣不臣則何
爲封之旣封之則又何爲不臣張谿谷所謂箕

子去中國入朝鮮鮮民共尊以爲君亦猶泰伯
之適荆蠻而遂君其地者爲得其實於此淺幸
愚見之不謬但恨太哉已作古人不能相對論
此

○張庭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
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
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怠君也仁之
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
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
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自獻于先

王蓋於是時紂欲亾而未寐也其臣若飛廉惡
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
天下可謂至賢著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亾
夫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
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
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
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
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
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亾而後已嗣孫不率亾
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

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顚濟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亾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

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亾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

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朱子曰致堂數孟後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可謂豪傑之士也）

○東峯金時習曰周武王克商遂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重於皇極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武王竟封于朝鮮而不臣箕子來東以八條教民至今禮俗之盛始於箕子今平壤古朝鮮京邑

也舊城遺址邐迤江岸南郭井田界道八家同井廢墻廬墟彷彿猶存佇想朝鮮盛時衣冠文物之華美其人雖逝而餘韻若存必商宗戚中傑出如周姬朝漢東平王蒼者也故微子已去比干已死而徘徊不忍去柳宗元之碑文其真得箕子之心乎觀此可以立千載之下同姓之親拳拳不忘扶持宗國之美意而帝王宗戚中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者惟箕子洪範周公周禮外更復何有

○河西金麟厚曰人之所惡莫甚於辱吾身而道

之所存則君子不爲之辱焉吾身之辱莫賤於
爲奴而義之所安則君子不爲之賤焉辱與賤
存乎外而道與義存乎內則吾知立乎其在內
者而其在外者吾當順以受之無入而不自得
焉獨夫受驕奢淫泆天厭人困成湯數百年之
宗社將移於異姓盡言敢諫有死而已奉先存
祀有去而已既不至死又不可去則固當全其
身而不必取其死之無益也守道行義無急於
去之無名也吾身之賤且辱有所不避而所存
所安者初亦無待於外迹雖嫌於捨禮義而道

固自若也事雖涉於輕其身而義未嘗亾也何以言之不可則止者大臣之道也與國同休戚者貴賤之義也况諫而囚則無進言之路矣國無人則無可去之義矣當其時天下歸殷久矣故家遺俗之承襲流風善政之猶存先王之德澤洽於民者盖未嘗泯也人事遷易機會無常或猶可以變亂而爲治轉禍而爲福則吾不知其任天下之責者誰也豈不料其寧死而不見商之淪喪也寧去而不待禍之及巳也死而無益則不以死爲是也去而無名則不以去爲屑

也長思却顧得其權而用其中宜莫若以道循身以義處命悠形於放曠服役於厮賤而惟處之安有所不辱此非以辱身也乃以全身也全其身乃所以全其道與義而終欲以全其國家也至於事之不必濟時之不可復者非其所豫慮也事有或然而時有適至則不死不去而甘心於賤且辱者豈其他哉世之人或只以全身爲至而不察於道與義之所存所安則何足以論聖賢哉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其至矣乎謹論

箕子志卷之六

箕子志卷之七

說

箕田遺制說　　韓百謙

井田之制先儒論之詳矣然其說皆以孟子爲祖宗故特詳於周室之制而於夏殷則有未徵焉朱子之論助法亦出於推測臆料而未有參互考證之說則其果悉合於當時制作之意有不可得以知者好古之士蓋竊病焉丁未秋余弟觀察關西余奉晨昏（時大夫人在箕營故云）到平壤始得見箕田遺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亂古聖人經

理疇畫變夷爲夏之意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語曰中國失禮徵在四夷其不信然歟就其地諦審之其田形畝法與今孟子所論井字之制有不同者焉其中含毬正陽兩門之間區畫最爲分明其制皆爲田字形田有四區區皆七十畝大路之內撫而見之有四田八區竪而見之亦有四田八區四田四象之象耶八區八卦之象耶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其法象正類先天方圖古人制作豈無所取法耶因以思之噫此蓋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畝本殷

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畫野分田宜倣宗國其與周制不同蓋無疑矣惟玆阡陌數千年來凡幾經變易幾經改正雖難保其不差尺寸而其大畧界區以一畝之路界田以三畝之路其三旁九畝大路由城門達之詠歸亭津頭似是往來通衢而非專爲田間阡陌而設然其必以十六田六十四區畫爲一甸則亦不無界限之意自此以外田界之路或有侵耕失古處則後人未知制作本意必以三畝爲準而正之無復有大中之分八卦法象雖不可尋而其以七

十畝爲一區四區爲一田兩兩相並而去則盡一野皆同矣按班史刑法志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六十四井云云其井邑丘甸之名雖用周制而以四起數四四成方實與此暗合班氏之學甚博或恐有所沿襲來歷也惜乎其輿籍不完未能盡得其制也其尖斜欹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爲之此則鄉人傳稱爲餘田云雖周家井田之制其地難得如繩直準平而其不成井處文不可棄而不用則恐其制不得不如此也其公

田廬舍之制雖不得考然其制田既非井字之形則孟子所謂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之制已逕廷矣意者殷之時雖受田於野而共廬舍未必在田傍或皆聚居村落城邑之中其公田亦都在一隅之地未必介在私田之中糞耕耘穫之際遠近不同民有病者且人文漸備吉凶禮縟七十畝有不足於養生送死之資故姬周之有天下也順天因人增爲百畝且制井田之法八家同井中置公田春令則出在於野廬冬令則入聚於城宅其制始大備自質而文其因

革損益勢有不容已也然則分田以井非古也實自周人始也間或以朱子改治溝洫多費人力之說有疑於孟子之言此則恐未然孟子曰佚道使民雖勞無怨朱子亦嘗論革命易代大而建正用數小而書文車軌並皆改作以新一代耳目云則况此制民常產實發政施仁之大者豈可計其少費踵弊膠柱不與俱變乎以此推之以此度之吾知朱子此說或出於一時門人問答而非平生之定論也語類中此等說話甚多恐不可執此而疑彼也嗚呼關閩諸賢俱

以王佐之才生丁叔季之時慨然以挽回三代爲己任收拾殘經討論遺制殆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有懸空之歎未得歸一之論倘使當時足此地目此制則其說先王制作之意想必如指諸掌矣而惜乎其不得也因記其所見以求正於後來知者云

辨朝周說

東史云四年壬午夏箕子以素車白馬朝周過故殷墟感作麥秀歌謹按洪範武王訪道必稱曰我箕子陳範必稱曰汝則武王不敢臣箕子

也箕子罔爲臣武王也而史曰朝周言甚無稽矣盖於周爲客也

論八條說

漢書禮樂志云相殺償以命相傷以穀償相盜沒爲奴芝峯李晬光云並五倫爲八條歟謹按箕宮碑曰男耕女織申之以服禮之書盜沒殺償濟之以贖刑之律遵井田之法經界能平尚質朴之風姦偷自息嚴禁防於婚娶正名分於主奴推此則所設八條一男耕二女織三盜沒四殺償五井田六尚質七婚娶八名分也天敘

五倫夷華無異豈入於設禁之條哉屯塢林宗七云箕子八條之教東史不詳言後人無從知之今看箕子本記八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長少有序朋友有信百姓相殺償以命相傷以穀償相盜男爲奴女爲婢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嫁娶無所售云

語

箕田圖說後語　許筬

西京之南有田焉與常制不同相傳爲箕子井田學士大夫之東西行過是都者莫不迂道過

之但見其田制之異於常爲舊迹而實未知其
初非周井而乃殷之制也丁未秋西原韓柳川
出按關西奉老親赴任所其兄久菴公以地部
右侍郎乞暇往省焉温凊之暇周覽故國形勝
遂及於所謂井田者周覽之不已興懷之興懷
之不足至於丈量之仍其經界遂其阡陌以畝
法槩之五十而有餘百畝而不足乃七十畝之
田也夫七十而助乃殷人之通法也是時周法
未遽遍及於天下而箕子以殷室遺老受封於
海東以殷人行殷法乃其所也然則七十畝之

田豈非箕子之親傳法於我東者耶其田之制
乆養作圖以記之吾不復贅而殷之田制年代
邈遠典籍無傳以朱夫子之聖無從考據因周
制而推測得出好古博考之士至今以爲遺恨
者一朝親得而目擊於千載之下豈不快哉吾
友平生讀書窮理不以事物之繁而厭棄之於
凡大小制度文爲之間無不經心考校之功於
是乃得力焉嗚呼非吾友孰能與於此哉但其
所謂公私田者必有其制而未有文字可考是
則一假且就所圖而推之盖九畝大路之内爲

七十畝者六十有四區而方列焉如易之方圖八區如一行者八就其一行八區之中出其一區爲公田其餘七區七家各受一區而私之其公田之中七家各受三畝爲廬舍計除三七二十一則所餘公田四十九畝七家分之則所助耕亦各七畝通私田七十畝爲什之一恰好無餘矣雖無明文其制豈不然乎且以周制言之公田百畝計除廬舍二十畝其餘八十畝八家分之則各得十畝通私田百畝亦爲什之一雖有多寡助徹之不同而其爲什一若合符節制

度亦畧相近所謂周田亦安知非因此商制損
益而彌文者乎由是觀之九畝路之内乃其制
之全體而示之法也小路三畝之中乃其散據
而通其制也必以四區爲一方段者蓋合其二
則爲八雖不列而行之而亦八區一行之意豈
無意義而爲之八爲之四哉周之一井九區殷
之一行八區其義一也如是則不必井地猶可
爲助法但朱子曰商人始爲井田之制此必有
所據而未知出於何書然此田當初出於箕子
無疑而揆之制度亦通殷助之制當以是田爲

正似無疑矣盖七十畝而七家七家而七畝𠫔田廬舍之制又不外於七數焉是乃天然自成之數不容人力安排於其間者非聖人之制而能如是乎奇乎妙矣噫今之去箕代凡幾千年而遺制相傳迄至不泯已爲幸矣而其發明爲殷之制則得吾友而始焉亦一幸也其顯晦隱見亦有數存於其間耶自今以往此田之不復夷滅如今日未可保也此制之復或湮晦如往日亦未可知也有志好古之士謀所以永久其傳者宜無所不用其極然則吾友之此圖此記

其可使泯沒而無傳乎柳川公旣以節按是道凡其道內之事若大若小無非責也况此維持先聖王之制度以傳示於無窮者實非等閒小可事端宜載之板刻懸之官府使見之者曉然知其箕子之澤果百世不斬而殷田之制旣失傳於中國者乃猶保於我東則快也而他日觀民風者採而歸之秉筆之官俾系於輿地志平壤府之下則又一快也容可已乎惟柳川勉之

辨

朝周辨

洪直弼

箕子已知商之淪喪而曰我罔爲臣僕則所矢願者素矣武王革命釋囚而訪道故爲武王陳洪範仍避地于朝鮮以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也以稱十有三祀而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以稱王訪于箕子而知武王之不臣箕子非武王之聖不能虛遜訪道非箕子之聖亦不能授法無慳是所謂天地氣像也二聖相與而不相失者有如是者何嘗受茅於周廷亦何嘗班瑞於靑邸哉史記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者是不知武王箕子之心者也商容滕爲殷朝之名賢而

武王祇表商容之閭而不降其志亦不屈膝爲
爲巳用任他孤竹二子採薇雷岑以成其鳳節
乃所以物各付物兩盡其道也在四人猶然況
于受法之聖者箕子之長往朝鮮如夫子之欲
居九夷祇要遯世無悶我得其正用遂罔僕之
志自契明夷之象聖德所臨爲東民所愛戴耳
豈有心於爲君哉行九井之制施八條之教推
道訓俗化夷爲華是亦天地之心也如此者亦
何有於封哉不思肅晦有懷故都乘白馬渡鴨
綠奏言施功如虞廷之四朝者非義之所當出

豈以聖人爲之乎史記又云箕子朝周作麥秀之歌前編綱目亦云十有六年夏箕子來朝馬遷信野人之言而綱目襲馬遷之筆也既曰封於朝鮮而不臣則又何爲來朝如殷士之祼京永失忠聖之名哉淮南王傅伍被曰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微子委身而存祀故至申以微子之命則朝周固也而認微子爲箕子何其値哉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又云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既云入周則又何待周師而後面縛乎古者同

姓雖危不去國微子親兄也縱去祗避紂而已
矣必應忍徊徨於都鄙之間寧有去商即周之
理哉苟其然者孔聖豈肯許以三仁哉史家承
訛襲謬旣誣微子爲入周又誣箕子爲朝周甚
矣馬遷之疎也入周尚云傷仁況朝周乎以殷
師而玉帛來聘如夫婴之於塗山則惡在其爲
靖獻先王不顧行遯哉後之人不信商書而信
史家亦可異焉武王順人應天天下宗周而子
氏臣民舉不肯臣僕至康王之世亳社旣屋垂
四十年而逋播黎獻猶矢死不貳是所謂商之

頑民即殷之忠臣也遺黎之於舊君其所愛慕而不忘者至於斯極况箕子乎故曰朝周者非箕子乃微子也

箕子志卷之七

箕子志卷之八

序

平壤志序

尹斗壽

見江流而思夏后之功躡唐地而想帝堯之風盖德之所感者淺地之所懷者遠也平壤箕子之舊都城之南有井地區畫分明溝塍正正千載以下猶可見其三代之制焉城之北有兎山衣冠所藏松檜蔽天邦人敬之至今為瞻依之地其餘謂箕子宮箕子井箕子杖無非故國舊物之可尚者不獨易之明夷書之洪範行於世

也南秋江云人厖物情乎至今禮樂區魏撤吾
云弔懷如有見白馬下天空信非虛語書傳曰
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
鮮封之涵虛子曰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
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
從而往焉云爾則曩日之黎庶盡是殷之冔冠
周之頑民避地于此爰得我直同首陽之清節
似島上之義士今之遺民雖不知其某人之出
自應是當時膚敏之苗裔也每一見之必有萋
且之感也班固謂異於三方柔謹爲風隋書謂

好尚經術往來繼路夫豈無所自而然哉不佞
嘗撰箕子志已犯不諱今守玆土叉逾三載凡
於風土民情以及往古之事亦畧有聞見以爲
此地箕子之闕里亦不可無一書以續之乃忘
其僭踰分編爲九析類爲卅六本擬他日卧遊
之資非爲當今具眼之翫也嗚呼人之過此地
者徒見其山高水淡民聚物阜付之於造物之
豪縱人事之適然而其文物之燦然繁華之不
歇不知其所自可乎孔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若逮乘桴於海倘遂

居夷之志乎壤一區其爲足徵之地也審矣而况隋兵百萬唐師四萬奔軼於前蒙古紅巾妙清崔坦紛擾於後一城生齒爲魚爲肉千秋萬載亦久矣及乎

聖朝海以涵之春以育之幾至二百餘年干戈不見鷄犬亦安咸全性命之天長躋仁壽之域其爲此方民物之受其　賜亦如何哉茲尤不可不志

箕廟碑銘并序　南龍翼

盖聞芳條秀蘂知勁節於搏飈寶鍔埋泉發神

光於腐壞是以貞臣著節方者扳蕩之時君子居夷不陋推荒之俗然則氷霜操而金石志則聖威之主不能臣也篤敬行而忠信言則蠻貊之邦亦可化也故知德不朽縹緗留萬古之譽功豈無酬苾芬受百王之享恭惟我殷太師清風灑而頑懦起白日晰而陰霏開斯非偶然必有名者粤若禽遺瑞卵司徒闢商邑之封牡告明神烈祖啓殷家之業哲辟賢君之繼作洪基寶曆之長延論其治復虞夏之雍熙語其化窮海涉之漸被桑妖報警追六貴而反窮鼎雊回

祥朝四方而運掌洎乎皇穹訖命帝受肆凶播
犂老而屏典刑信姦回而萃淵藪浮醪列脯鉅
橋浚萬姓之膏斮脛剖胎銅柱滑干人之足妖
姿巧技家道索而牝鳴豐榭層臺囿池多而獸
至召敵讎而不息竊神享而無灾淫虐不可以
日滋顛隮不可以坐視由是天生碩輔安危繫
進退之身國有周親休戚同君臣之體所重若
此其人爲誰殷太師箕子姓子名胥餘紂之諸
父也太丁后之令孫武乙王之佳胤銀潢玉派
流風承七聖之餘岳表星精秀質超八元之上

靈櫬有筭早知彼狡之沉宗實位難輕會請惟
賢之繼緒太師之睿知也自天開陰隲錫異兆
於龜文禹叙彞倫闡微言於洪範然猶前南後
北左東右西之列汨而不陳一行二事三政八
紀之分知者無幾而氷壺照遠察皇極之會歸
水鏡通幽明庶徵之休咎疑稽德用並入於鑪
錘福嚮極威咸收於涇渭太師之神明也若乃
名聯侯伯疏封列五等之崇跡冠孤卿貴戚陪
三公之峻勤勞夙夜思匹美於扈咸燮理陰陽
望齊休於伊傅及其奢萌玉斝慨藜藿之不羹

後漸金宮歎茅茨之莫處謀身去就吐哀臆於
少師痛國淪亾答懇辭於元子將與受敗罔爲
臣僕之丹忱自靖獻王不顧遯行之素計昏暗
罝明夷之日鬱陶同夏子之心太師之憂時也
至若渋水無涯滔天罔致嬰鱗冒刃慘塗階之
忠肝抱篋懷遷悲遯郊之逸迹踵死旣嫌於彰
惡聯遭又近於悅民是用積誠祈食日之更幾
諫望終風之止雖復豺聲裂吼羅鼎鑊而靡人
虎吻高呀疊雷霆而震物神明所相猶防焚炎
之灾忠義所扶但被拘囚之辱乃殘刑被髮易

良性於癲狂苦骨勞筋混高蹤於厮隸愁纏黑索圓麻鎖惻悍之誠怨托朱絃絕操宣鬱湮之氣太師之處變也及夫八百俠會三千同德黃鉞揮而散如林寶衣焚而崩厥角除羅解校郎從反政之初問道詢疇叟趨告成之後守經在我已知隳屈之爲羞傳法須人其奈口緘之不可抑意於酬應之際揭辭於而汝之間太師之達權也至其宿望彌尊精忠愈確非君不事清標並聳於西山有志難回采邑遜分於東海身同祀嗣猶辭執帛之班事異虞賓肯就聞韶之

位定新都於平壤施舊號於朝鮮太師之卽封也玆乃辭樂土之文明指長道之杳邈行經故國歌麥穗之遺墟來撫殊方躡檀君之遐躅寅賓一曲日出而蒼蒼開闢多年民生而貿貿存神過化豈無一變之方而命耳提仍示八條之教男耕女織申之以服禮之書盜潑殺償濟之以贖刑之律遵井田之法而經界能平尚質朴之風而姦淫自息嚴禁防於婚娶正名分於主奴太師之設教也然後倏爾上征飄然長逝封山起土畧體魄於青邱駕月乘雲拜祖宗於玄

社終使人稱魯語利貞入宣室之爻賢著鄒書輔相有守輿之贊其明不可息也其澤不可窮也太師之留名也爾其子繼孫承源濬流遠和勻鍾彙長懸涓水之宮市闤鄉閭永保僉城之域當姬朝之畯籙祿祚猶長逮嬴氏之拓壇堤封漸蹙匹人北騖遽入室而操戈弱裔南奔終覧身而喪器偏業別馬韓之緒別支分烏石之居太師之歷年也若乃炳烈跨前洪休啓後端爲文身之地泰伯化微攘除左袵之風夷豐功小漢臣書策爲揚貞信之褒唐帝降綸每賁恭

勤之獎有自來矣誰之力歟太師之遺化也然而鄙俗無文儒風未振高句宅邑不知報享之儀麗代修祠尚闕欽崇之典行人爲之起嘆識者爲之興嗟夫國家闢日月之晶光恢乾坤之泰運　太祖康獻大王以義聲回旋翊大業而奠金甌　世祖莊獻大王以仁聞承基致昇平而調玉燭掃前朝之荒穢開一世之休明逮我宣祖昭敬大王聖德出天文思昭日青臺告慶五星聚奎壁之躔白觀騰祥羣彥際風雲之會峨冠博帶環擁橋門道院書齋森羅鄉塾濟濟

祀文之咸秩彬彬治具之畢張本府蒼光山下
仁賢書院者 萬曆四年丙子鄉人之所建也
爾乃地近塋墳堂隣殿宇祼將章甫制度擬於
昇冠輪奐軒牕形模倣於庠學羣山拱挹斜連
錦繡之峯一水縈回逈抱綾羅之島觀瞻始聳
景物初新及其請扁之時乃在陟方之歲又於
辛亥鄉儒等請立鮮于氏爲後 敎曰可仍賜
殿額曰崇仁於是搜幽揚陋官加郎直之名錫
廩蠲徭世主春秋之享延封比於三恪恩無不
覃守塚過於五家禮無不舉惟是箕州廟下難

者王子之銘河縣祠前末堅胡書之碣自是儒林之欠事邦無地主之責輝觀察使鄭公賜湖字夢與光州人也任重承流誠濱慕古詢謠採詠體文翁成化之治馳驛封章追趙抃表忠之請紀績實符於廷議損辭爰命於儒臣月沙李公廷龜字聖徵延安人也藝苑之英儀曹之長陳蹤往事都輸模寫之工哲範微言盡入揄揚之叙聘妙辭於黃絹鋪逸藻於丹墀南窓金公玄成字餘慶慶州人也早學臨池之藝曾傳舞劒之神銀鉤鐵索專腕力於兎毫玉籀珠蝌奪

髓華之絹紙文旣美矣筆旣精矣遂乃開基於
廊廡之邊伐石於庌滕之側龜頭螭跗蒼珉帶
鎚鑒之痕鳳翥鸞翔碧樹交珊瑚之影看分明
於細畫苔蘚收衣望突兀於通衢簷楹庇雨朝
天客子停使盖而高昑奉詔王人駐仙軺而莊
誦魏文侯之段木但說式閭羊叔子之峴山徒
聞墮淚豈如尊表冠前王之首敬思傾擧國之
心其爲道也極弘其爲傳也極久者哉將使鷄
林僻壤將爲多士之模鰈域偏藩永有小華之
譽用夏變夷之在此出幽遷木之由斯猗歟感

矣龍巽生也不辰少而知學綸承北闕虛隨八月之槎節過西關祇謁千年之墓草樹與風霜俱老山川共名節長存嗟乎舊杖依然遺泉宛爾恨不得躬承奥旨恭瞻盎粹之容親炙清芬悵滌昏冥之志燒瓣香而遠慕撫片石而長懷韓吏部曾題周鼓蘇軾追歌班孟堅既述漢都張衡繼賦玆冒續貂之愧爲書繫豕之傍銘曰

驪圖世遯鳳紀官徵龜惟繼出禹乃發揮隱而不顯知著亦希靡窺聖箕罔洩天機猗歟太師禀玆神識一理所推九疇斯晰鏡澈淵澄毫分

縷析用以近光思將建極戚卿方貴荒辟是丁
狂浮滅德罪過顛刑酣沉色蠱讟徹聞腥淪亾
誰救反覆不聽啓足纔跳干心已碎屈已爲奴
明中處晦子訖姬隆身存國廢道則不傳詢而
乃對彌堅峻節旣就遯封茫茫蘼水邈邈丹峯
居夷何陋有道必從頒條設禁崇禮務農善俗
漸興偷風丕變秉化杳冥歷年悠緬滿奕準奔
奇分鮮轉名大若河裔微如綫 聖朝開籙文
教止戈深思遺澤遠邀頹波孫承爵襲殿臺碑
峨紘疑獄操誦想墟歌井洫不移丘園如昨永

佑藩邦長歆血食庥有商書篋無周粟魂莫歸
西東方可托

記

張寧

唐柳宗元以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三者釋箕子廟碑大人之能事畢矣獨其所謂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之論竊不自揆未能無疑夫比于未死天下猶商先生以王室父師乃不肯正救于未然而欲僥倖於不測斯亦難言也借使果有是心卒之

亂亾相襲機事無成此尤中智所不爲而謂大賢君子爲之乎矧三仁告語之際腎腸心腹皎然相數而先生之幾微曾不少見于此是其佯狂不諫之心固已審有定見矣及周之興武王訪之而卽言封之而亦就故都之民不忌殷武庚之心欲繼緒而亦未嘗一致意於其間惟條法教民聿興禮讓裕焉處玆東土若固有之者且其初封之時朝鮮始克通衛及成王之世傳稱西踐東服迺至東會聖人亦有君子何陋之語苟非先生安土導民之力其化詎能如是哉

卽其終之事亦可知其始之心矣然則先生豈
將果於忘殷而樂于從周耶是不然商之亡天
也周之興天也洪範之道幾絕而復傳已塞而
復通亦天也知其在天而且晦身以自辱不爲
周臣者斯亦天也盖天者理而已聖賢之言語
動靜皆所不違況其大者乎全盡此理而處之
必當用之無私施之卽準此聖人所謂仁也雖
然頑民反側武庚之監不遠況乎材足以濟事
德足以動人道足以立世如先生者不惟不致
意於其間而且終始遂其不臣之志歟大惠施

子一方俾夷爲華彝倫禮樂之澤至于今不衰
世受封錫享國長久而先生亦永有廟祀者皆
中國周之賜也於虖周亦仁矣哉

實記　　　　　　　　　　李珥

箕子商宗室也或曰名胥餘學明九疇身傳聖道
以畿內諸侯仕爲太師帝乙嫡子受資辨捷疾
拒諫飾非其庶兄啓恪愼克孝箕子度受非元
良以啓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難於廢嫡卒
立受爲太子封啓爲微子帝乙崩受卽位號爲
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

玉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虐日甚微子痛殷將亡謀於箕子及少師比干曰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箕子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微子乃去之箕子諫紂紂不聽囚箕子以爲奴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

佯狂而受辱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比
干諫而不退紂殺之周武王克商命召公奭釋
箕子之囚王就見之虛已問殷所以亡曰吾殺
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王乃問以天道曰嗚
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
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乃陳洪範其大目一曰五行二曰敬用五事
三曰農用八政四曰協用五紀五曰建用皇極

六曰乂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徵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其論皇極曰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箕
子既爲武王傳道不肯仕武王亦不敢強箕子
乃避中國東八朝鮮中國人隨之者五千詩書
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焉武
王聞之因封以朝鮮都平壤初至言語不通譯
而知之教其民以禮義農蚕織作經畫井田之

制設禁八條其署相殺償以命相傷以穀償相
盜者男沒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
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
不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都
邑飲食以籩豆崇信讓篤儒術釀成中國之風
教以勿尚兵鬭以德服強暴隣國皆慕其義歸
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其後箕子朝周過故
殷墟見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作麥秀之
歌曰麥穗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
好兮殷民聞之皆流涕朝鮮被仁賢之化爲詩

書禮樂之邦朝野無事人民歡悅以大同江比黃河作歌以頌其德箕子薨箕氏世君東土周末燕伯稱王將東畧地朝鮮侯欲興兵伐燕以尊周大夫禮諫之而止使禮西說燕燕亦止不侵侯亦自稱王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攻其西取地一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幷天下築長城抵遼東朝鮮王否畏秦服屬否薨子準立十餘年而秦滅燕齊趙民多亾入朝鮮及盧綰王燕朝鮮與燕以浿水爲界及綰入匈奴燕人衛滿亾命聚黨千餘人東渡浿水

求居西界爲藩屛王準信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鄙滿誘納逋逃衆漸盛乃遣人詐告王準漢兵十道至欲入宿衛遂襲王準準戰不敵浮海南奔朝鮮遂爲滿有自箕子傳四十一代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箕準被逐率其左右宮人入居韓地金馬郡號馬韓王統小國五十餘亦傳累世厥後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漸大馬韓寖衰百濟始祖温祚王二十六年襲馬韓幷其國箕氏主馬韓又二百年而亡傳祚前後凡一千一百二十餘年贊文在上

謹按天生蒸民必降聖賢以主之輔相化育宣
朗人文以遂其生以立其教伏羲以下迄于三
王代天開物命故之以我東有民想不後中國
未聞睿智有作以盡君師之責檀君首出文獻
罔稽恭惟　箕子誕莅朝鮮不鄙夷其民養之
厚而教之勤變魋結之俗成齊魯之邦民到于
今受其賜禮樂之習濟濟不替至於夫子有浮
海欲居之志則微禹之歎没世愈深矣大哉
箕子旣陳洪範於武王道明于華夏推其緒餘
化洽于東土子孫傳祚千有餘年後辟景仰若

揭日月崇德報功世篤其典苟非元聖烏能致此嗚呼感矣哉齊人只知有管晏此固不免坐井至於洙泗之儒深繹夫子微言洛閩之士偏傳程朱遺敎亦其理宜也我東受箕子罔極之恩其於實跡宜家誦而人熟也然今之士被人猝問鮮能條答蓋由羣書散漫學之不博也尹公斗壽曾奉使朝天中朝士人多問箕子之爲尹公病不能專對旣還乃廣考經史子書裒集事實及聖賢之論下至騷人之咏摭而成書名曰箕子志其功良勤而其嘉惠後學

亦云至矣第念雜編經傳統記難尋埒乃不揆僭濫竊採志中所錄約成一篇因畧敘立國始終世系歷年之數名曰箕子實記庶便觀覽焉

萬曆八年庚辰仲夏謹志

洪範學記

崔　岦

道形於洛書而不以畀禹則道自天廢而天固不能也道在於洪範而聞範者箕子也箕子不能廢道而傳諸武王亦不得已也故史記武王訪問箕子而直曰以天道明箕子所有道者天道而非宣箕子之道也箕子當紂之時避地朝

鮮而武王因以封之則所謂道者當亦已東矣
且朝鮮之有箕子猶周之有文武也魯論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肖者
識其小者莫不皆有文武之道焉苟朝鮮之人
而不知箕子之道則耻也然箕子之治朝鮮也
所設八條之約爲稍可以用夏變夷而已要於
九疇之叙彝倫與訓則不啻其不遑何哉盖文
王之演易箕子之陳範均之闡明天道而皆于
殷周之際是天意在於啓佑有周而以時考之
正伯夷所云神農虞夏之後風氣旣開人文盖

明如易如範何不可行之有其在朝鮮則雖曰檀君與堯竝立在於其先而世尚鴻荒非惟書契不聞並與結繩之政而未之與更也於是箕子不得遽示天道而用其籲民之易卽大小有宜也然今觀箕子遺墟宛有井田區畫而事不偕周人制亦不盡同者則箕子當日經心一王之法下手八政之首其概可据而知也況其民俗男女不淫辟飲食用俎豆而見稱小中華禮義邦皆箕子之爲也就使箕子盡範教於我東則其果不已東周也邪特仁賢爲邦未或百年

而世耳故嘗妄謂洪範者箕子遺恨之書也嗟
我東人知尊箕子莫如推本其道欲師箕子莫
如講明其學維是洪範之謂也洪範一書義理
奧微規模廣大非博士治而學生相與守不可
庶幾其究天道而弘世道也此學之所爲置也
具其式于後云

仁賢書院藏修記　鄭元容

平壤外城去府治之十里有院宇以奉箕子像
院之名曰仁賢壇臺宮室井田之基尚宛然先
儒云東國之人奉箕子當如孔子外城即東魯

之閭里也士大夫相與聚居桑麻長于野機杼鳴於室而男子皆峨冠博帶習絃誦講籩豆不爲外事所遷選士之明經行義者置諸院而蔵修之余嘗與諸生行鄉飲鄉約於是院其陞降揖讓之容粥粥可觀抑東魯之士其天性好禮歟余不才居重任今將辭而還矣叓恨余之簿書倥偬不得時至是院而從諸生游習爲絃誦籩豆之事也用錢四萬易院門外田二區歲資院宇修葺之費又藏經書通史儀禮小學八家文凡人生日用禮爲大而修身之道自小學始

經緯經史而發揮文章則學者之事備矣諸生游焉而求之不其有餘師乎余將見諸生無窮之用矣

跋

箕田圖說跋　柳根

丁未秋柳川出按箕城伯氏叅議公往省大夫人而還一日來訪我手持井田圖說以示之考其制甚詳著之說甚備按其圖而證其說所謂箕田在於含毬正陽兩門之外者區畫最分明其為制皆田字形分為四區區皆七十畝界區

之路其廣一畝界田之路其廣三畝凡十六田總六十四區六十四區之三旁又有九畝之路由城門達之江上其尖斜欹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爲之鄉人至今傳之爲餘田亦皆七十畝噫古今人歷茲地見斯田者何限但賞古跡宛然而已獨公生晚好古欲求古聖人分田制產之意於千百載後作爲圖說使人人曉然知　箕田一區爲七十畝卽與孟子所稱殷人七十畝之說若合符節豈非幸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

田蓋井字爲形便成九區八家皆私八區之百畝就公田百畝之區以二十畝爲廬舍八夫居之其所耕公田皆十畝此周制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孟子論周人百畝之制固纖悉至於殷人但稱七十而助當時諸侯皆去周時之籍況殷制安保其猶有存者乎朱夫子之生去孟子之時又遠矣不得不因周制而推明之釋之曰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

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又曰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朱夫子旣未得考殷制則以此度彼其爲制自當如此昔韓退之賦石鼓蓋歎孔子不到秦不得見其文若使朱夫子見此圖當復以爲何如以今觀之公田廬舍之制未敢臆度卽此田形而見之四區四夫所受之田也或以爲箕城之田稱之以井蓋久矣井卽九區也今不可輕言爲四區是則不然若論殷周田也八區八家所受

之田也推此以往雖千百區皆然就七十畝之
中以七畝爲公田如朱夫子之說則亦不失爲
什一也至於廬舍則周時制度大備猶就公田
二十畝爲八夫廬舍是一夫之居不過二畝半
也若就一夫所受之區以七畝爲公田而出力
助耕之不復稅其六十三畝則雖以一二畝爲
廬舍而居之亦自不害於什一之制也耶一夫
所居其在於七十畝之内抑或宅於都宅於山
者受田于野來往耕治皆不可得以考有其路
而無廬舍亦不可知也若論殷周田制之不同

則七十畝百畝已可見矣何必置疑於四區九區之同異哉所貴乎同者什一之制耳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也百世可知者其不在於什一之制耶去年會隨　詔使朱學士梁給事中偕賞箕田恨未及知一區為七十畝未得求正遂書所感為跋以待後之覽者

箕子志卷之八

箕子志卷之九

碑文

汲郡廟碑文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玆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言之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亾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謩範辱於

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旣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蘉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戲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微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爲此其有志於斯

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頌曰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蘊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鄙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兎山墓碑文　卞季良

宣德三年歲在戊申夏四月甲子

國王殿下傳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師于

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
中國迨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教是賴顧其祀
宇隘陋不稱瞻式我
父王嘗命重營余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
刻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之臣李良承命秪
慄不敢辭臣竊惟孔子以文王箕子並列於易
象又稱爲三仁則箕子之德不可得而贊也思
昔禹之平水土也天錫洪範彛倫叙矣然其說
未嘗一見於虞夏之書歷千餘年至箕子而始
發向非箕子爲武王而陳之則洛書天人之學

後之人何從而知之箕子之有功於斯道也豈偶然哉箕子者武王之師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下我朝鮮朝鮮之人朝夕親炙君子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澤其化至於道不拾遺此豈非天厚東方畀之仁賢以惠斯民而非人之所能及也耶井田之制八條之法炳如日星吾邦之人世服其教後之千祀如生其時慨然對越自有不能已者矣洪惟我道上王殿下聰明稽古樂觀經史而我殿下以天縱睿知之資緝熙聖學其於洪範九疇之 盖由神會而

心融者矣所以作之述之以致其崇德報功之典者出於至誠實非前代君王所可得而儷也卿士若民相率而起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耿光而得與敷錫之福也無疑矣於戲盛哉凡爲屋若干置田以供粢盛復戶以應灑掃命府尹以勤享祀廟宮之事蓋無憾矣臣季良不勝感激謹拜手稽首而獻銘銘曰

嗚呼箕子文王爲徒尤也洪範帝訓是敷匪直師殷實師武王殷棄以亡周訪以昌大哉天下身佩安危歛而東來天其我私以教以治八條

其章孰愚不明孰柔不強漢書稱美道不拾遺
俾夷爲華唐有其碑亹亹我王光紹絕學心契
其理躬行其法旣作乃述祠宇翼翼有峙其堂
神御攸寧歲時享祀克敬克誠嗟嗟小臣潛心
遺經今承　王命稽首撰銘盛德之光彌萬億
齡嘉靖丁酉詔使龔用卿讀此碑屢加稱羨

崇仁殿碑文　李廷龜

殷之亾也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竝稱三仁朱
子以爲易地則皆然臣竊嘗以爲箕子之諫紂
在於比干之先而紂之因以不殺天爲之也武

王之不封於他邦而封於朝鮮亦天也何者天以河圖授伏羲而八卦之變猶未著文王因而始演易彖天以洛書授神禹而九疇之數猶未明箕子虍而始敘洪範天人之妙於是大明而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得傳於天下後世使文王不演易箕子不敘疇則河之圖洛之書特一未竅之混沌耳天之授羲禹豈亶使然哉茲非天意而誰歟且天生蒸民必降聖賢作之君作之師以遂其生以立其敎義軒堯舜之敎中土是已我東雖僻亦天民也而曰自檀君人文未

彰泯泯棼棼倘微箕子八條之教則終未免爲
左衽之俗箕子之教東方是猶羲軒堯舜之教
中土蓋有不可得而已者此又非天意而誰歟
天之不死箕子爲傳道也爲化民也箕子雖欲
死得乎武王雖欲不封于朝鮮得乎然則箕子
之有功於斯道實天下萬國之所共賴而其親
炙之恩則吾東國最偏受三韓萬世人得以爲
人之功之德爲如何哉孔子之道雖大而無外
蠻貊之邦猶有所不化箕子之教東方在孔子
未生之前故孔子至有乘桴欲居之志禮義文

明之化其所從來久矣倘使箕子之敎不有以
先之則後雖有孔子之道其化豈易以入哉然
則我國崇報之禮當與孔子並隆然而享祀之
制不廣立後之典尙闕誠欠事也亦豈有待歟
我
殿下嗣服之三年萬曆辛亥本道士人曺
三省楊德祿鄭旻等相繼抗疏言史稱箕子之
後傳四十一世而至準爲衛滿所逐馬韓末有
孱孫三人曰親其後爲韓氏曰平爲奇氏曰諒
入龍岡烏石山以傳鮮于世系韻書曰鮮于子
姓周封箕子于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

于綱目稱箕子封於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姓
鮮于趙孟頫贈鮮于樞詩曰箕子之後多髯翁
鮮于之爲箕子後不旣章明較著矣乎 洪武
間有鮮于景者爲中領別將其七代孫寔自泰
川來居殿側今十年請以寔主箕子祀 殿下
重其事命禮官詢于大臣且令本道採訪覆
啓事皆有據廷議咸以爲可遂以鮮于氏定爲
箕子後至明年壬子春 命揭殿號曰崇仁官
鮮于寔爲殿監子孫世授焉昔周武王求黃帝
堯舜之後立爲三恪以奉其祀聖人崇德繼絶

之意可謂千載一揆也且 命府尹封墓道修
祠宇增置祭田及守戶使之供粢盛備灑掃凡
姓鮮于者復其家無籍于軍俾聚居祠下仍遣
近臣齎香祝祭于廟以告厥由尊崇之典至是
而無復遺憾此實扶植彝倫挽回世道之一大
機會嗚呼盛矣始萬曆丙子本道士人慕聖師
之遺澤立書院於府西南蒼光山下設講堂名
曰洪範以爲多士欽崇講明之所歲戊申冬
命扁額曰仁賢至是觀察使鄭賜湖上聞曰今
玆箕殿揭號立後致祭實數千年來所未有之

咸擧一域臣民擧懽欣聳動有若重被父師文
明之化咸願勤之貞珉以揚闕體乞 命儒臣
備述前後事蹟庶幾表著觀瞻傳示無極 殿
下曰可遂 命臣叙之臣適忝禮官與聞末議
而獲覩曠世之典承 命秖慄不敢以文辭淺
陋不足以自欵爲辭謹拜手稽首而獻銘銘曰
天錫大範神禹則之以傳殷師殷師嗣興蒙難
乃闡人文始顯爰叙彝倫以承聖問是維帝訓
旣師武王錫民之極義罔臣僕天地變化我得
其正明夷自靖乃睠東土乃推斯道實天所造

無遠無陋八條以化變夷爲夏仁涵于膚道不
拾遺禮義之治巍乎威德百世以欽受賜到今
浿水西涯不沫井洫神跡如昨肇祀于麗禮式
不備寢遠以弛遥遥聖緒不絶來雲派散支分
惟明我　后遵範建極遠紹絶學殿本美號院
有華額益光且碩立後繼絶永襲世爵式是三
恪特祀于廟黍稷馨香禮義洋洋猗歟我　王
聖謨其承賁我中興墜典畢擧縟義彬彬千古
一新於乎不顯文在於玆沒世之思

箕宮碑文　李廷濟

謹按箕子誌云箕子宮遺基在平壤正陽門外
又云井田在平壤外城內箕子區畫遺跡宛然
廷濟惟表厥宅里經有所自而我太師舊宮遺
址久爲耕犂蒭牧之場甚慨也且秦漢以來兼
幷家作天下無井地之制惟箕壤在焉儘可貴
也遂出公帑銅錢買取箕宮遺址築土而封之
周垣而繚之又買公田一區於其前疆域之壞
汚者更尋尺度而經理之以備後觀噫甘棠召
伯之所憇而後人猶戒剪伐張橫渠嘗有買田
一方作爲數井之意況箕聖南面出治之所區

夫者又二十一區是卽周禮井牧其田野而衍沃爲井隰皐爲牧參伍比析其法乃行也每一夫四方繚以二尺之經十夫左右挾以九步之路其自二尺而爲三四尺自九步而爲六七步則夫間之遂失閒之溝關塞遷變寖成其界是則周禮小司徒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遂人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而井以九夫畝以十夫二職之文兩不相倍也故如欲因今之有復古之制必辨其井牧正其遂溝則箕子之井地不待他求於是乎在矣何必紛

紛爲犾二角之南有箕子井鄰井鄰之東建小
一閣莫知刱於何年蓋畝宅夫家之制也我
英宗庚申先大夫文敏公按節玆土郎小閣之
北建三盍齋選清南士隸業其中又家塾黨庠
之制也二者皆闡發井地之蘊特未得合一今
歲丙申命膺叨承先武重新三盍齋以及於閣
扁曰九疇繚以周垣名以九三院旣成謀於衆
曰齋與閣之設爲井地也若曰就蕪沒將奈齋
閣何乃疏其遂濬其溝經畫其畝一惟箕子之
井地庶自今居斯井耕斯井者守望相友疾病

相扶知箕子之厚風俗以井地也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知箕子之作人才以井地也而謂殷周二制之不同者非至論也但有詳畧之分耳夫八陣圖是特營疊之疊石爲聚也然西蜀文士學人書之簡載之策鑱之貞珉至今過其墟者嘘唏感慨恐一石之或傷况井地乃三代仁政之所由始乎於是勒石紀績且爲之詞詞曰瞻彼中原攙縱其田箕聖是蒐大禹所傳傳之伊何龜文自天三三而九虗中則衍維助及徹一此淵源箕聖徂東罔僕志堅皇矣斯道顚沛豈

揖迺斲禾耟迺集傭佃爾東爾西爲陌爲阡溪
渙皐鼓民胥不悄于以善俗于以興賢載洽仁
教是興是權樹厥風聲於千萬年罔循禮義士
業誦絃徽我箕聖吾其蠢蠉籩豆有践尚酒之
玄矧伊古制今其舍旃迺遂迺溝徑畛載聯猗
嗟乎田海內惟鮮山長水悠田不變遷

仁賢書院碑文　金祖淳

道原於天而行之在人故曰人能弘道人可以
弘道而非聰明膚知拔乎萃者不足以爲教故
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所以君天下而師萬世者也我朝鮮僻處海左人物之闢邦國之建未有知其所自來相傳檀君與堯並立以玉帛遣子朝禹盖慕東漸之化致其敬禮如越裳之獻白雉而已其爲治也非有神道之設人極之立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聖故雖歷年踰千其民狉狉然鹿豕而已貿貿然木强而已然而今其曰小中華者即由我殷父師始也父師而不作殆至今夷狄而已矣父師之學洪範九疇也九疇者洛書也禹得之以受大命父師演之以傳武王猶伏

羲畫卦而文王演之以授周公也父師慟殷祀之將墜矢微子以罔爲臣僕然佯狂爲囚不忍遽死者蓋一冀天之悔禍也及狡童自絶其命天下一心宗周因其訪問告以彝倫之叙然白馬東來自屛夷狄之地以踐矢啓之言周人之封因之以爲賓非父師微惠於周也故孔子贊易則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論仁則曰殷有三仁焉夫正者道之大本仁者天之元德也正且仁非聖人孰能與焉父師不鄙夷狄我人以八條爲敎漸之以仁義導之以禮讓居之以宮室餙

之以冠裳飲食之以籩豆以之井其地而制其田使鹿豕者治而爲人木強者柔以爲善幾千年夷狄之域用夏而變道彬彬然與中華爲一故中國之人謂之小中華言其俗則華而其地則小也非言其俗之小於中華也嘗試論之天雖生人亦不能教人故夷狄之於中國其類雖同其習相遠者無宅夷狄之竟任其生而已中國之始有聖人教也向使中國而無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中國亦夷狄也朝鮮得父師故夷狄亦中國也父師之爲師繼天立極之道也

父師之爲君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術也噫聖人之於人其功澤若反多於天譬則人生於天而父母加親焉父師之於我人其萬世之父母矣雖然父師之生天也俾父師東來亦天也非天之眷佑我人者至耶不然八條之教九疇之學將之南之北之西而何所不可教乎壤府故王儉城父師都於是葬於是故有井田焉有宮墟焉有甃井焉皆故跡也有崇仁殿者祀之以君道也有仁賢書院者祀之以師道也皆後代之所尊奉也院之刱二百有餘年訖無碑

府人士具幣以請敢薰沐而書

箕子志卷之九

跋

今去

父師之世餘數千載而東土士民之思慕愈久而

愈不能已是所謂親賢樂利没世不忘者歟

父師以天人之學當殷周之際爲武王陳洪範

以傳萬世之大法避地東來推道訓俗三綱明

九疇敍使夷服之區變爲堯舜之域禮義文明

之盛至今見稱於天下則東人之受恩罔極當

如文中子所道於孔子者矣然世旣寢遠文獻

之不足徵有甚於夏后之杞豈不盡然而傷歎

乎此梧陰尹公所以有箕子志而猶欠疎畧四方多士復輯經史所載旁引諸家記述編爲幾卷極求該備而亦取精要傳曰其善志此殆庶幾焉卷首又繪遺像使人肅然致敬盖可見於戲不忘之思矣嗚呼罔爲臣僕實爲 父師之自靖而史言朝周者何也夫詩書親經聖人之手而孟子猶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程書出自端的而雜以游察院文字則朱先生辨之書其可盡信乎昔有以問於吾先子者先子曰罔爲臣僕是 箕子自家之言當以此講究其心可

也此亦諸章甫之所當知也崔君宗衡遠來徵跋遂畧書所感于中者如右云

崇禎五戊寅一之日德殷宋秉璿謹跋

[illegible]

編輯諸生

發文　幼學鄭璘基　金炳達

申聖朝　白永祚

進士李載坤　幼學金志烈

奇文元　南奎翼

校正　幼學李巽榮　韓命裕

監印　生員崔宗衡　幼學金商圭

朱宇南　金孝基

蒐輯　幼學鄭頤基　金萬圭

繕書　幼學崔尚燮　朴永祐

繕書　幼學權欄　鮮于柱
張龍一　吳振泳
元用九　南有極
監印　生員李圭華　幼學韓命弘
金秉浩　金業奎
方復規　禹龜河
姜奭鎔　吳晉默
韓允錫

崇禎紀元後五己卯孟夏重刊

待孔至誠所知夫子者[illegible]
公為蔡厚公知頤甚厚及來守建寧則公被[illegible]
而其子聞詩適官在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
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予益三復而拊卷太
息也公之行事今其官尊[illegible]
與學士汪公聖錫友以誘其[illegible]
論其[illegible]
所謂光明正大[illegible]
而公也以[illegible]其大道一存朝廷